

杨秀康 散文作品

故乡，我作文中的一个词根

我的故乡在四川安岳。故乡对我而言，是个陌生而熟悉的地理名词，又是一切乡愁的总和。

福建泉州、晋江、石狮一带，故乡是指生命开始的地方，含义是“摇篮血迹”。英语中的故乡是“母邦”；俄语也将“故乡”称作先辈和自己的诞生地。

每每在“出生地”“籍贯”栏填上故乡的名字，我的心就会泛起隐疼。而“安岳”二字出现在眼前时，我也像丢了魂魄，眼睛不知不觉湿润、模糊，脑海里全是故乡的种种，思绪沉浸于故乡。

故乡并不遥远。父亲挑着沉重的箩筐，带头登上大石坪，向着远方迈去。母亲背着铺盖、蚊帐、旧衣服等裹好的包袱，手拖着紧跟在身后的哥哥，一家人匆匆逃离了那个村子。

两只箩筐在扁担上有节奏地跳着、舞着。一只箩筐装满锅碗瓢盆。两岁多的我，像只猫蜷缩在另一只箩筐的棉絮里。

我在睡梦中离开了故乡。面对熟悉的土地、庄稼、蔬菜、牛羊、房舍、炊烟，父亲眼里的故乡装满了贫穷。他带着我们逃离，为了换个环境、换个活法。

父亲早年在左家坪公社的粮站、供销社干过，也当过“跑摊匠”，他勤劳勇敢、不甘寂寞。几近不惑之年，他携妻带儿，去他乡谋生。怀有身孕的母亲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念头，被父亲雷厉风行“裹挟”到山区。

刚进山里一个多月，父亲接到电报——“父亡，速归”。他急匆匆地赶回老家去奔丧。几天没见父亲身影，我整夜哭鼻子、使性子，窝进箩筐中，哭喊着要母亲挑我回故

乡去。

山里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围坐着烤火。父母和家兄对话，不断冒出“公”“婆婆”“家公”“家婆”“满满”等等词汇。他们断断续续却又很熟练地讲着在故乡的往事。老家的一切，我听得云里雾里。

那时，母亲常会轻轻将我揽进她怀里，细声说，公和家公是舍不得我们离开故乡的。

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半年、数月，邮递员背回故乡亲人寄来的信。每次回信，父亲端坐在煤油灯下，用钢笔和老家亲人隔空摆龙门阵，边写边念念有词——“敬爱的妈妈：见信好！儿子一家人在山里过得很好……”

老家称父亲的妈妈叫“婆婆”，可我脑海里的婆婆的形象一直模糊不清。

能识文断字时，我主动揽下写回信的任务。信末一定会写上“婆婆，莫挂念！常来信。”我用手指盘算么叔回信的日子。

从大队部取到家信，我首先拆封，连猜带蒙，津津有味地读着来信，小脸写满喜悦。那时，我常感觉身后有根红线牵着。母亲说“三寸金莲”的婆婆踮着脚尖，朝我睡的箩筐里抛了一根红带子。她在老院子里哭喊着要母亲把红带子系在我身上，细娃才好长大。

山高水长、道遥路远，幼年的我能感到故乡的存在，也许是亲人间有心灵感应。

父亲用双手修起了大瓦房。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我们在山里扎下了根。我的故乡口音逐渐被当地口音同化、淹没。每天，我与玩伴打猪草、割牛草、捡拾柴火。我们在山坡上做完“打仗”

“斗鸡”游戏后，我时常伫立在山梁上，朝太阳升起的地方长时间地凝视、遐想。故乡在东部，太阳照耀故乡的房舍、炊烟之后，才落到山里来。我多么渴望故乡的亲人走进我梦里。

还没到清晰记事儿的年龄我就离开了故乡，故乡真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好在，离开故乡三十年后，我踏上了归途。按照父亲的意思，我回去为“婆婆”祝寿。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一个人回故乡。汽车进入故乡邻县童家镇地界，我的心渐渐缩紧。梦里常出现的山丘起伏，苍苍柏木、芭茅花聚拢来，一个接一个映入我的眼帘。

我用手擦拭车窗玻璃，才发现泪水已盈满我的眼眶。我双手捂脸几步跨下公共汽车，跳到路边一棵柠檬树前，蹲在地头，任由泪水淌得滴滴答答。

回到车上，邻座女子见我红着眼睛，关切地问我是否身体不舒服。我屏住呼吸，不知如何作答。

从县城客运中心往茶店子车站赶，公交车司机听出我的异乡口音，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说我是安岳人，要回左家坪去。他很惊讶，这是个老地名哦，你还找得到路不？叮嘱一路上要“下细点”。

喝红苕酒醉了的我，趴在姨娘家屋后的坡地，亲吻泥土，泥腥味钻进我的鼻孔，游走在我的血液中。姨娘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地去亲吻泥巴。姨娘不懂我的心事。

我努力从姨娘满是皱纹的脸庞寻找母亲年轻时的模样，眼泪再次顺着脸颊滑落。母亲生长在故乡，却是叶落没有归根，没能回到故土。

走在故乡的土地上，田野、沟渠、

石桥、古树、翠林、炊烟、村子、山峦皆入眼底，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故土上种满祖祖辈辈撒下的生命种子。故土供养了父母，没有供养我，却是我的诞生地，我的根在这里！

修建于道光初年，耗时三年，耗费巨量钱财，老祖宗用石头修建的“生基”耸立在“狮子嘴”下老屋基不远处，风蚀水浸，仍巍峨、壮观。故乡收留了祖辈的魂魄与躯体。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吮吮着母亲的奶汁，沐浴在乡音里。“骑龙贤”是我来到世间的小地名，那个叫“大石坪”的村子是我永远的故乡。后来，我又回过故乡几次，或安葬婆婆，或迁葬婆婆和公以及老祖宗的坟墓。故乡，蕴藏着我的思念和欢乐，容不得丁点儿的不敬和亵渎。

族谱记载，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来到大石坪，插占谋生。随着家族发展壮大、开枝散叶，分了一房去“向和山寨”。

父辈们流血、淌汗的地方，无论是贫穷、愚昧还是富饶、发达，我感到很亲切。多次回去，每次我都舍不得离开；每次离开时，我都以虔诚的目光，注视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房一舍、一路一桥。

有人说，故乡是作家搞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富矿。自幼离乡，我对故乡认识不够、了解不多、热爱不足。丰盈、多情的泪水淌不尽我对故乡的思念；笨拙、粗劣的文笔写不尽我故乡的大美。

故乡，我作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根。我真心向故乡致敬。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11期）



雨夜低语（外一首）

袁琴

黄昏关在门外
你在海棠花树下寻觅
雨夜里斑驳的诗情
在秋千上，枝繁叶茂

热闹散场后
细碎的寂寞从心底爬出
那在欢笑里藏匿的伤痛
已长成你心里的倒刺

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
在自己画下的牢房里
我们成为彼此的终点
千帆过尽，但见时间的模样

无数人走过，你为我停留
如一朵昙花，开在必经的路上
又转身离别，换却离愁
但见长江送流水

心月如归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一轮明月
每个轮回，都有自己的阴晴圆缺
在人生世代无穷也的追问中
明月见证风雨雕琢后的苍茫

我们珍惜明月所有的照射
成全生命里的人间烟火的圆满
不管月光洒在谁心
人在天涯，月在天涯
只有相随无别离

泪满平羌
跟随明月流转于盈亏
逝去的，是历史如烟的容颜
不变的，是月光下的诗意流转

默默走近
二十四桥仍在，满船空载
细斟北斗，月如归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11期）

化纤（外二首）

丁卫华

每一条雪白的精灵
都有颗慈悲为怀的心
那些小心翼翼
所表达的谨慎、谦逊
都是细致入微的
高温是最直白的爱情
所有千锤百炼
成就的厚重
在这里

以吸水性和通透率
做隔音或防震的佐证
变化多端的诡异
在物理层面
逍遥自在

塑料粒子

以饱和度见长
每一个诡异的洞察力
都在内核深处开花结果
延伸力的作用
不可小觑

各种强度的肆意
在高压下
以温和的曲线走势
锚定每一个悸动的想法
模腔的温度适宜
所有渴望的爱恨情仇
静等花开花落

无纺布

借东风
来呈现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那年的虎视眈眈

或阴差阳错
让你在短暂的生命周期里
折戟沉沙
疯狂的三月
到落魄的五月
鼎沸与低谷的交手
在花开花落的瞬间
鱼死网破
回归平淡的主题里
那些体内取出的骨头
此刻
傲气荡然无存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11期）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